

# 两个月前，夏月收到了一封“罪之源”来信



普璞 著  
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友情推荐

## [内容简介]

幼年目睹姐姐受侵犯而深深愧疚的女孩夏月，发现自己收到的一封死亡预示信件并非恶作剧后，不自觉被卷入血淋淋的危险和阴谋中。被所谓“神”选中的7个人物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找到自己灵魂上被写下的“原罪”是什么……夏月在与姐姐共同寻找求生之路的过程中，发现警探王峰看似在帮助她们，却也在慢慢靠近真相的同时成了被选中的代罪羔羊。

## [上期回顾]

彭浦新村的一栋居民楼里出事了，警察王峰接到消息赶来。事发地点是一套位于5楼的房子，房间的外面被砌了一层水泥，敲开墙，房间里面的四壁，包括门窗，也被水泥死死封住了，而在房间的床上，赫然躺着一具令人非常恐怖的尸体。

悬疑小说

### 王水明给夏月回了邮件

事情其实早在两个月前就发生了，她深知这一点，全部的恐惧，都来自于一封不想回忆的“罪之源”来信。信的大意如下：

你已被我选中，你的灵魂对于我而言就像一张纸，我可以在上面任意写字。从此刻起，我把饕餮、淫欲、贪婪、愤怒、嫉妒、懒惰和傲慢这七宗罪中的一个写在了你的灵魂上。从此以后，它将和你心中原有的罪恶混为一体，进而影响你的举止，并带给你灭顶之灾。请不要问我为什么选择你，我只能以人道精神提醒你，不幸的人，只有判断出我写的是什么罪，再用灵魂加以印证才能将它抹去。每个人的机会只有一次，若你印证错误，必将遭受严惩，从此万劫不复。

夏月一开始也只是把它当成一起蹩脚的恶作剧抛在了脑后，继续没心没肺地过她的大学生活。可慢慢地，事情开始有了某种转变。仿佛有一种无法抗拒的不安，在那封信出现之后在她的心底生根发芽。说不清它是怎么来的，但确实能感受到。

这个世界是从何时起开始不对劲的？如果是从那封恶作剧信开始的，那就把晦气去掉吧。

抱着这样的想法，夏月决定投石问路查清真相。坐在电脑前，她登录了学校的BBS，进入匿名版块，她发了一个帖子，题目是“谁也收到一封搞笑的恶作剧信件啦？”内容就一句话，“号称是神写的哦，收到的不妨交流一下，我的邮箱是lily2008@×××.com”。

没想到几天之后，电子邮箱里就真多了一封信。主题是“你那封信的具体内容是？”，署名是

“Wang”，内容只有一句话“我快要疯了！”看到这样的邮件，夏月蓦地一惊。她马上回复“我收到的是罪与灵魂之类的奇怪东西啦，真不晓得谁会这么无聊，给我发这种东西^\_^”。

这次仅过了两个小时她就收到了“Wang”的回复：“我跟你一样，也收到了这个。我不想活了，但我要试一试。我的手机是138171×××××，如果来得及的话，你还能联系到我。”

这次在信件下方多了一个署名：“王水明”。

### 肥硕的王水明决定拼死一搏

“你就是夏月吧？”“嗯。”夏月点了点头。他们是在复兴公园门口见面的，这里离学校不远。在电话中夏月告诉了对方她的真实姓名。而眼前的这个肥硕男子，正是王水明无疑。

粗粗打量了一下他，王水明皮肤白净，浑身臃肿，让人吃惊的是虽有接近2米的身高，但从远处看他就像一个大皮球。一个人竟胖成了这样！这种身材一般只在美剧中才有吧，真有点像……夏月几乎要惊叫起来，“饕餮”这个词在这瞬间划过了脑海。饕餮，意为一种凶恶贪食的野兽，现实中用来比喻贪吃的人。最关键的地方在于它被列为七宗罪之一，和那封“罪之源”信件有着某种重合。

“没想到这世上还有和我一样的人呢。”王水明的声音细声细气，与他的体型形成鲜明反比。他气喘吁吁地往公园里走去，也不理会夏月。

一样？开玩笑，我们两个有哪点一样？夏月在心里想着，默默地跟在身后。“我对这一切都已经看

透了。”王水明这次好像在补充刚才的话，“其实，我们都是神的玩偶。”越听越让夏月觉得他脑子不正常，她索性闭上嘴，不发一言。

“不过我不会等着自己去死的。我准备好了去做。”王水明这时停了下来，选了一个路边的长椅坐了下来，长椅不堪重负地发出“嘎吱”声，而夏月站又不是，坐又不是，忽然，她看到王水明对她展眉一笑：“你现在找到我，算你运气好。不管怎样我都会让你多一条线索。”

虽然对方是在笑，夏月却感到那笑意怪怪的，似乎那背后隐藏了什么，一时却又说不清楚。

“这是一条用性命才能换到的线索，怎么样，不错吧？”王水明又补充了一句。一种焦虑陡然袭来，夏月仍旧不语。

“那封信，信上说有一种方法可以幸免于难，就是用灵魂去确认它写下的罪名。”

“等等……”夏月终于忍不住开口了，她不是想来听这些的。其实她也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，但开始后悔在网上发布那条信息和见这个怪人。王水明没有理会她，只是自顾自说下去：“从小，妈妈就让我不停地吃啊，不停地吃，我几乎尝遍了所有能买到的美味。那样的感觉真是美妙，这就像强迫症一样让我身不由己。而现在，可能就是报应来了吧。夏月，你是叫夏月么？虽然我不知道你被写下了什么罪，但我要告诉你是：我要向神忏悔我的‘饕餮’之罪！”

王水明越说越激动，他突然站了起来，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事在等待他迫不及待地去做一样。他向夏月挥手告别：“很高兴认识你，可以这么说吧……不过我得回去了，我还会给你发邮件

的。”虽然夏月很吃惊，也只能伸出手，轻轻地摆了摆。对方根本没有在意，早已头也不回地向远处走去，姿势滑稽得像一头熊。

### 警察王峰开始怀疑夏月

“你就是夏月吧？”

“是……是的。”这位警察正用疑惑不解的眼神瞅着她，正是他的话把她从回忆中拉回到了现实，她不由慌张地回应。

“吓了你一跳，不好意思啊。”

王峰很客气地道歉，然后摆手一笑，“你和死者是什么关系？”

“同学。”夏月努力让自己恢复平静，沉着应对。

“仅仅是同学么？”“是啊。”

“那你怎么知道他被杀了？”“是他自己告诉我的，这真奇怪啊，他跟我说如果到今天还没有联系我，就是已经死了。我本来是不相信的，但为了预防万一还是报了警。”关于这一点，她没有骗人。

“这么说来，你是他最好的朋友了？”她欲言又止，这时回答“是”也不好，说“不是”也不行。前面明明已经声明过“仅仅是同学”了，但若不是“最好的朋友”，这种事又怎会跟她说呢？警察看来在刺探她。

王峰见她半天没有说话，突然压低了声音，“其实你不必拘谨什么，在这种年代人与人之间的隔膜都很厉害。你可能是死者最亲近的人了。我会把你当成是死者家属一样看待的，你明白么？”

“哦……那我能不能看看他的电脑？”他的话似乎有弦外之音，夏月没有理会，她因难过有点心不在焉。

“当然没问题，我帮你开。”

只见王峰弯下腰，按下王水明电脑主机的按钮，液晶显示器的电源开着，马上就跳出了开机画面。

她现在最想做的就是确认一下王水明的邮件收发系统。希望不是OUTLOOK，这样会把邮件保存在硬盘里，想删除会很麻烦。

随着熟悉的音乐响起，一个穿比基尼的亚洲美女出现在桌面上。上面排满了密密麻麻的图标，除了聊天工具以外大多数都是游戏。其中有几个是漂亮性感的大腿，疑似色情游戏。夏月的手还没碰到鼠标，突然一排浏览器打开来把她吓了一跳，几乎都是不堪入目的画面。她使劲地把目光移开，面颊已经微微发烫。这时，站在一边的王峰突然沉声问道：“你就是夏月吧？”

“嗯。”夏月奇怪地转过脸去，发现他正用一种奇怪的目光凝视自己，面色变得阴沉。

“你给人的感觉很奇怪。”王峰撇了撇嘴说道，“你起初很在意王水明的死，这给了你很大的打击，你哭得泣不成声，我说得没错吧？”

他是指自己刚见到尸体时的情况，夏月想听他后面说什么。

“但你现在恢复得太快了，简直可以说是不正常。”王峰突然走到夏月近前关掉了她面前的显示器电源，用一种透着怪异的语调问道：“请问4月7日这一天，你都做了什么？”夏月调整了一下呼吸，尽量用缓而平稳的语调回答：“前一天，我被姐姐叫去她家玩了，今天才回的学校。”

“你姐姐叫什么名字，有联系方式么？”“夏雪，手机是139186×××××。”王峰掏出本子把号码记在了上面，然后微微地点了一下头，那意思是我会去核实的。夏月从中看到了露骨的怀疑，虽然早有心理准备，但还是让她感到很沮丧。

# 林莽莽也有一段不为人知的过去



阿巴 著  
国际文化出版社友情推荐

花样青春

### 事情的真相

“别再说了！”我突然捂住耳朵尖叫起来，深深埋藏了近十年的记忆终于喷薄而出——窗外电闪雷鸣、大雨倾盆，卧室的大床上，父亲和一个陌生的女人……我终于想起那一刻他和我

对视的眼神中充满了怎样的惊恐和绝望，而我转过身发疯般地向外跑，只想逃多远就逃多远。一个人跟着我冲出了家门，跑到二楼的时候，我被一双手臂死死地抱住……可是后来呢？是什么让我竟然遗忘了这惊心动魄的一幕直到今天？

林莽莽默默地坐在床边等着我平静下来，直到我缓缓松开了捂着耳朵的手，才继续讲道：“后来你冲出门向外跑，我追上你把你拉到了我家，你浑身湿淋淋地站在屋子里颤抖个不停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当时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就拿吹风机帮你吹干了衣服，然后说你在我这儿睡一会儿吧。你也不答话，我就把你抱上床，像现在这样给你盖了一条毛巾被。你很快就睡在被子里睡着了。后来你爸来我家找你，他走到屋里去叫你，却怎么都叫不醒，我们才发现你身上烫得吓人。你爸赶紧抱着你回家了，据说那天你烧到了40多度，送到医院输液，三天三夜才退了烧。病好了以后，你就跟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，还是那么没心没肺、高高兴兴的，跟你爸依然挺亲，但对我却……也说不上疏远，但总之跟以前不一样了，好像突然就有了距离。你再也没提过喜欢我的事，有时候我试着跟你亲近，你也表现得特别反感并拒之于千里之外。那时候我还小，想不通你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也只能就这么算了。上大学以后我特意选修了心理学，又试探了你几次才明白，你是大脑选择

性地失忆了。你封存了所有和那段记忆相关的信息，也包括我们之间的全部。这就是为什么你会那么害怕和男人发展感情的原因，其实你怕的不是男人或者爱情本身，而是怕再受到小时候那样的伤害。”

我将脸埋在枕头里一声不出，岁月如水一般在心里缓缓倒流，恍然间，那个穿白裙子的十六岁女孩已和此刻的我相互交错、分不清彼此。同样是在这张床上，一次睡去、一次醒来，十年的时光就这样悄然逝去了。

“可是现在我又该怎么办？”很长时间之后，我喃喃地问道，“难道知道了这些我就不会再害怕了吗？而且，我以后该怎么去面对我爸爸呢？”

“所以我曾经也不愿意让你再想起这些，但是这些年我越来越觉得，没有人会真正地忘记什么，只有面对了自己的心结，才有解开的可能。至于你爸爸，那件事之后我眼睁睁地看着他一下子衰老了好几岁，他肯定是非常非常后悔的！事隔这么多年，你也长大了，试着原谅他吧！”

我咬着嘴唇沉默了一会儿：“别的男人怎么样，跟我关系不大，可他是我爸爸！如果换了是你，你也不会说得那么轻松吧？”

“我倒真希望我能换成是你。”林莽莽轻轻地叹了口气，“既然你说到了这儿了，我就索性再多告诉你一些事情。大猫儿，你从来没见过我的父母，难道就不觉得奇怪吗？”

### 林莽莽不为人知的身世

“我……没怎么想过这个。不是说你的父母都在外地工作，不太方便回来吗？”

林莽莽有些自嘲地笑了笑：“那只是我爷爷奶奶的官方说法，后来又被我沿用下来了而

已。其实你想想，工作再忙，也不至于这么多年都没时间回来看我一次。”

我诧异地抬起头：“那到底是什么……”

“其实我妈很早就离开了我和我爹，跟别的男人去国外了。”林莽莽快速地说完这句话，便陷入了沉默。我克制住心中巨大的震惊，静静地等着他继续。

林莽莽一脸忧伤地枯坐了很久，才接着说道：“我爸一直是个抑郁不得志的人。我妈陪着他过了十几年苦日子，后来认识了一个外籍华人，终于和我爸爸离婚出国定居了。离婚后我爸比以前更颓废了，根本就没心思照顾我，所以那时候我就经常来爷爷奶奶这儿。后来我爸也认识了一个做生意的女的，对我爸还不错，一来二去两人就结婚了，后来他们去了外地，很少再回北京。对那个家我真是没什么可留恋的，所以爷爷奶奶过世后我就自己搬到这边来住了，跟我爸我妈都没太多来往。好像我妈从国外给我写过信寄过钱，但应该都被我爸爸收着，我根本就没拿到过。听说我妈还曾经回国找过我一次，我没去见，也不知道该怎么见。”

原来，我们都是这么害怕受伤的孩子。我的眼泪又一次不知不觉地滑落下来，忍不住轻轻地握住了林莽莽的手：“所以，你这么执着地要抢有钱人的女朋友，就是因为你妈妈当年为了钱而抛弃你，是吗？”

“嗨！”林莽莽抽出手，高高地跳起了腿，忽然间就恢复了往日那种满不在乎的神气，“没你想得那么严重，我可不是一个喜欢钻牛角尖的人。这些年我把这点儿破事在心里翻过来倒过去地想了无数遍了，越想越觉得我爸爸和我妈他们也都有各自的道理，人也就这么几十年，谁不想

过得好点儿呢？至于抢别人女朋友，那不纯粹就是闲得没事儿寻开心、自己哄着自己玩儿嘛！那些女孩怎么可能真的甩掉大款跟着我啊？游戏罢了，我从来就没当真过。”

我脱口问道：“那你对我也是这样？”

林莽莽看了我一眼，嘴角浮现出一丝狡黠的笑容：“那可就不好说了，你希望我是怎样？”

我没回答他，沉默地躺了很长时间，终于擦干眼泪从床上坐了起来：“林莽莽，不管你对我是怎么样的，可我……毕竟已经不再是16岁了。谢谢你告诉我这些，过两天，我还是会去香港的……”

林莽莽耸了耸肩：“我可没想拦着你，要是我真不乐意让你去，我今天就什么都不会给你讲了！”

我点点头，气氛忽然之间变得有些尴尬，我不想再呆下去，于是匆匆下床收拾好东西跟林莽莽告辞出门。门在身后轻轻关上，泪水又莫名其妙地涌了出来，怎么擦都擦不干净。门内一声似有若无的叹息惊动了我，我赶忙离开那扇门向楼上跑去，今晚，对我和林莽莽来说，也许都注定无法平静……

### 大猫儿和裴格一夜无眠

两天后的清晨，我拖着一个大行李箱走下楼，裴格早已经在楼下等我了。四个小时后，我坐在从香港国际机场到港岛的士上。

在酒店过了一夜后，我和裴格每人带着两个黑眼圈早早地起床，若无其事地各自洗漱。

这一夜什么都没有发生，裴格昨晚在和我亲热时，不知为何突然停下了动作，然后就独自睡觉了。然而我们两个几乎彻夜未眠。我的心情就像是一个人狠下心来倾其所有地准备了一顿丰盛的大餐，想要招待的客人却只

闻了闻便走掉了，留下主人独自空对着一桌菜肴发呆——那种失落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。而同样辗转反侧一夜的裴格在想些什么，我不知道，也无从开口去询问，我们只能装作一切正常，什么事情都没有。

按照原定计划，我们今天应该去迪士尼乐园，在香港再过一夜后，第二天飞回北京。可是吃早餐的时候，裴格出去接了个电话，回来后有些抱歉地对我说道：“真是不好意思，公司临时出了点急事，我们可能要把明天回去的机票改签到今天了……”

“没关系，没关系。”我急忙表态，“正事要紧，香港反正有的是机会来，再说我也已经玩得够开心了。”

裴格点点头，已经开始按起了手机上的键盘：“那我现在给航空公司打个电话。”也好，这样也好！或许这正是我所期望的结局。

中午，飞机在北京徐徐降落。天气依然闷热难当，汽车行驶在夜晚的机场高速路上倒是畅通无阻，只是车内的两个人似乎越来越找不到什么话可讲。

所幸车很快开到了我家楼下，我简单地向他道了声再见，便拖着箱子向楼里走去。没走出几步，听到裴格在身后叫我。我怀着一丝说不清楚的期待停下脚步回过头去，裴格却只是用很平淡的口吻告诉我，“Kitty，最近有些紧急的事情要处理，可能这几天不能来接你了……”

上楼后敲了半天门，正在睡午觉的老妈才睡眼惺忪地把门打开了：“你怎么今天就回来了？不是明天下午的飞机吗？”

“同事有点儿急事，提前回来了。”我疲惫地换了鞋走进屋里。老妈打着哈欠告诉我：“昨天林莽莽来过，也没说找你什么事儿，呆了一会儿就走了。”